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三

論著

治道

一治亂教化

名治論

魯國先生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体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伯自名而晉人亦去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宜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士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体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

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爲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爲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伎智愚賤不肖至爲遼逸故任法之世无甚利亦无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执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甚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翼次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坐殺之柄悉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爾過此以徃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开執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爲高下以注籍爲先後掘闕于道應法得者之雖無爲官擇人之利亦无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萃里選今又異於此全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晝弱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於周之害矣

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家享文物之
威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解此

國家受命可五六

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効也昔者李勣爲
將軍大勝可與大敗薛万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乎論將未嘗
不以英衛爲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主方歎然
不足寧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

國朝規模處置所以成

就天下之軌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

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美

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以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
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
利而索之於帷幕之内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万徹之奇勝
終不可冀然與其蹈万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狃也哉

原商

徂徠先生

周秦而下亂世紛紜何爲而則然也原某來有由矣由亂古之
制也夫天子子弟也諸侯百也君兩面臣百姓上下之制也故天

子貞父矣南嚮而五朝諸侯於明堂明掌著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臣下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
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專於諸侯而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
禮夷之亂之也君臣之禮乱則朝覲之礼廢而諸侯不自矣天
下興矣呼是以作古者什一而私故夏五十而公商七十
而助周百畝而徹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寢微王道絕
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車不息與往無時而用娶窮魯宣公
於是始稅履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宣公成公工
之也什一之制工則采斂之名起而自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
吁乱是以作古者爲井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實畧
一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曰有定
分賦有常出而民無至秦孝公專務富國強兵用商鞅計廢井
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秦孝公廢之也井
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吁乱是以作失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
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
后出閨闥而臨軒乃以女子而朝群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乱
之也男女之職乱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
天地反覆矣吁乱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蕃屏王室天下治而
諸侯守之天下乱而諸侯持之三代享国八九百年或四五百
年由此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国并諸侯思欲獨立天下乃罷封
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
矣至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乱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
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
長使少使婕妤婢嬪充衣昭儀之號凡四十等則后妃之
數秦漢乱之也后妃之數乱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
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礼閨者掌守王宮

中門之禁而已寺僕掌玉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寘後庭或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培之也宦官之權培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夫君臣之禮亂則僭奪篡弑也什一之制云則暴賦重筭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強兼并興矣噫甚其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禦秦云乱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曠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邪燕觥寵而成帝致天用官官也恭頤用事而削功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敗繼踵皆由是也夫古聖人爲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萬世也而不可易易則亂矣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爲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正

亂原論

宛丘先生

國家之亂常在於違理審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懂者

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破東漢之亡也以官者方其末云也皆嘗有釁矣然入王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於大亂而後已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於用兵瀆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未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子旌置他求之哉

備亂

沈溪先生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天執可見矣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擒獮剖而爲六國卒併于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刻其根蘖而郡縣之遂使天下无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釁故高祖不由尺土舉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

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
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
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掌相而
尊用臺閣三公拱杖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閼堅
之酖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以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
閼堅立漢也則又爲備閼堅痛掃刈之一歸其旁闥之役閼堅
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彊臣之酖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
而禪其國晉氏以彊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彊臣而培植其
宗族雖愚兒孺子皆付以大國彊臣則又不作而其末乃有宗
族之酖朝而爲帝暮而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瀕漫橫流
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
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天歷世之亂考
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
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

俟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覬，廢諸侯言非用天下之公制者邪。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人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人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邪？

防患

定菴先生

物盛則衰，天地陰陽之理也。故羲、絳老子區區所言，反復詳悉，未有不在於此。宣和七年，余爲館職，見京師富貴之極，每切戒家人等，斷酒肉，甘淡薄，常若憂患。是年東南郊兒女輩皆出，望回鶻歸，謂余曰：「今日可謂華侈觀矣！」人物繁多，衣冠富盛，真太平景象，想未至於亂。居官以爲憂，何也？余應之曰：「此其所以亂也。今天下郡縣皆空匱，百姓憂苦，邊境無備，而都城之中，君臣上下，閭巷風俗奢僭，若此豈有不亂者哉？」定菴但思吾言，日念善諸事，省節禍亂必不久矣。月餘，寇兵果來侵逼，京城諸門不開。凡四十日，王侯戚里公卿貴人奔逃于外，泣離道路，或遭寇劫，殊不聊生。匱閨在內，則族累衆多，難得飲食，不免飢困。

唯余舉家平日奉養素薄至有與少采麵可給口腹余又自知天子在此義當守一有不虞無過死耳不足深慮故闔門數口皆無愁戚之容乃是預知禍變之來故有以處之也烏乎盛衰存亡吉凶禍福慶平形數雖不可免要當以理推之在治思亂居安慮危不爲驕奢淫佚般樂怠傲然後所守自如縱使處貧賤經患難亦不憚矣今國家禍亂未已而四方之人皆身曹塗炭稍或無事而縱恣如前又况處安乎無難之時平書此爲世人之戒

醫說

江溪先生

醫之說曰攻其未病爲之醪醴湯液而不用者上醫也攻其始病取之於皮膚而理之筋脉者中醫也病勢已成傷甚空竅而結於臟腑乃爲毒藥之齊針石之刺火燬之酷而後已者下醫也若波伯之對黃帝以持精神而禦邪氣者是攻其未病也扁鵲之望桓侯而告之疾作是攻其始病者也華數之安膺革而

易其疾是攻其已成者也則失謀於其未者亦有以類乎醫者
欵逆其未亂而輔之者上治也亂既萌芽而折之者中治也亂
勢已成爛而不收革言鯁辭而后已者下治也堯舜之生左臤
陶而右臤契都俞相戒終其世而無少亂猶政伯之對黃帝持
精神而御邪氣也周公相成王擇善賢之士而左右開切之使
就於子道猶扁鵲之望桓侯而告且疾也漢唐之間君德大醇
而不可磨至於斬軒轅車泥首叩墀而后聽者猶華敷之決膚
革而易其疾也然而治於未病者無顯功故政伯之徒惟其說
之存治其始病者其用淺故扁鵲之跡少著焉治其已成者其
功大故華敷之狀脉按疾若有神恆焉則在堯舜之間無逆言
無利語孔子曰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茲非上治乎周公之時
其訓也勤其戒也至書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非中
治乎漢唐之君虛意佛心若去乘襲之難塞而功見故有旌
諫臣貢直言多非下治乎較德則遠而捕敗扶弊則一焉嗚呼

已圖而言之謂之下治尚其亂之可救也乱而不言閉口縮舌
唯唯而上下者無乃爲下醫之所羞歟傳曰論病以及國吾因
醫之說而有感焉亦傳者之志而與作醫說

治具

江溪先生

爲治之具自有化有教有政有刑如一氣之變萬物噴之以生以
死而不見巧者化也民生之患不能自返徐而產之於善道者
教也開其利害判其曲直歸之於繩墨者政也猶強不制乃
爲之斧鑿爲之鞭笞以刻擊酷楚其肌膚皮體者刑也是四者
天下之民所以仰而而治也是古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
以盡心也今夫朝天子之出一令達一事夫天下喟然聚議其得失
而又逆知其後日之行與不算是不可謂之能化也天下之民朝
而出入暮而入息莽如山林之鳥獸草木不知其饑飽肥瘠
寒燠是不可謂之能教也強者鬪智者欺天下猾亂狙詐者百
出是不可謂之能政也其惟斧鑿之用鞭笞之罰具於達令者

吏習詭而從事焉又未能尽心也郡縣之吏旦而坐高堂之上民之闖擊盜賊欲誣殺人者日集于庭或誣或竊或笞遣之其能辨曰黑敢往擊綽束左臂輩者已出露頭角號為能吏矣至於怯軟貧冗老昏而病疲則又有所不能焉當免而簽單竄而誅重輕之權或移于子弟胥吏豪民之手善民瘡痏而無所許用刑之失猶如此又豈暇議政教之美乎夫天下之所寄者內則宰相也外則郡縣長吏也宰相佐天子講治于內而郡縣長吏奉行之於外使天下靡壅而入于善是宰相與郡縣長吏之職也今長吏臨治已如是是天下之無化典教政而獨有刑且未能尽心焉宜朝廷之思所以化之教之政之刑之本原擇賢長吏而俾致之于民焉為治之術不可謂有其美矣

爲政

公是先生

善為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務養人者不足於養而雖人務治人者不足於治而罔人曰然則如

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農工賈者通功易事而相爲役者也非相爲賜也於是爲敵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口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及於其族然後推而及於其鄉然後又推而及於其道路然後雖寡孤獨殘疾者有憐此人之情也豈愚不能眷哉患不使之眷也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无所守固雜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父宗主者非威人以刑者也安人以德冒人以礼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屢人所以自眷者而尽其貳所謂不足矣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爲師而家不爲宗則廉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政教先後論

諫議四公

木司教猶寒暑謂寒暑者違於常則歲功失矣教失於早則人性塞矣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故君子慎乎始而勿以五常之教欲澄清於人性之初乎語曰為政以德譬言如文叔則衆星拱之又礼曰政者正也又政猶浦盧詳聖人之指歸觀當塗之政教若水火之濟用比輔車之相依政與教交相用理與亂無相遠何哉禹舜舜之教人以仁義故以屋可封桀紂為政以暴虐故比屋可誅夫黎民必以曆數之命太寶之位歸於至聖之君俾之設教為政以撫育黎元也故聖人夕惕若厲用天之道而為國之政然一人不可以獨理必以衆賢而贊之故堯舜欲教人之播植則命后稷以稼穡之政以訓之天下之民由是服勤於農桑矣欲教人之知禮則命伯夷以典彝之政以化之故天下之肅恭於訓導矣申命后夔掌金石之樂皇陶司小大之刑左右翼明聖之君圓方得黎元之性故居堯之時民盡躋於仁壽矣斯則當至理之世无爲之朝先於教而後於政矣洎湯革夏

之季世武王化有商之遺黎大則以干戈滅凶小則以鉄鍔弭
亂雖應天以順人亦造取而順守于戈為三軍之政鉄鍔為大
理之政故天下畏罪而悛惡民心自亂而復理是則王王之教
猶寒暑也理民之政猶水火也水火有象而寒暑盡形寒暑莫
可一候而有差水火不可終朝乃斯闕禮曰使人迂善遠罪而
不自竟者礼也礼防人之性抑人之乱皆於未然故不見德之
日益必有時而成君子也若慢於礼而怠於教人心漬然雖不
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昔晉夷吾霸齊之一相也猶云
感人之心若秋雲之生淒涼也悅人之性猶春景之致和樂也
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百行之本欲人之速於孝悌
也是聖人深於教也春秋者懲惡而勸善亂臣賊子閼之而懼
是聖人深於政也昔伊尹五就桀欲速於政與教也夫教之道
非一塗而政之術有常檢非一塗者喻網罟之衆自此牢寵廣
施而然後獲禽也夫常檢者若塗之坦道必夷蕩而使人知

適也昔群盜弄兵于潢池之中冀遂單車至群盜散者以道教之也昔五陵諸豪恣橫于京邑而張敞以彩誠獲盜而民興矣以政肅之也以是諭之上自聖王而下迨賢吏操政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以平左右于輔於躬而適平用必若第至則而取確諭則歸清靜之朝勞精於設教可也正澆漓之俗則專意於爲政可也洪範曰強弟友剛兄又曰變友柔克教化先後斯言可徵

政論

編脩劉公貢父

由周以來至今數千歲矣去王者之治如此其久也無聖人之興如此其蹶也百岳廢一易治十二改法變而益猜下而弥酷繼而治者不亦難乎後王之所爲善政前王之所不忍也何歟古之導民者敬也今而慢矣古之使民者忠也今而僞矣古之取民者廉也今而寡矣古之養民者儉也今而奢矣古之教民者禮也今而刑矣風俗日偷教化日渝始者一之繼者十之傳

者自之來者自之後者方之漫漫自遠矣居百王之末承万
世之敝能自克而至于半之者寡矣能至于百之者十五百年
未之一有也故雖有賢達仁厚之君懷憂民之心率於習俗迷
於舊政盡心力而為之中道而止耳又况中智之君無臣之主
因陋就寡欲民之及三代不亦難乎故曰後王之所謂善政前
王之所不忍也不倍已乎然則王政於其不可復平白何為其
然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參云其泰甚明其好惡以身先之以久持之日損月益百姓自
之而不知也化之而不非也至于易世至百年王者之化善
人之政覩矣

說化論

一 究先生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
至於一縣鄙一莞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礼樂服務皆
有其賞罰生殺斂散開闢皆有法脩其位修其職治其具壅其

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勞逸備職脩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方甚密也至於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支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支軀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耗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士去而不相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於四方而主在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宇也龍交輶曾大輅鷺斯三指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視擗于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淫僻安義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儒良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言之土偶人未有爲而偶人而靈者也先王知

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於修身且夫裸袒恣肆於燕寢外
朝之官不見也中夜而醉乎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
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
準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媿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
王不敢自怠於寘寘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
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
袞執胄大輅轡旛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
摵兮起乘瞋目撫子也天下望其旄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
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龐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焉
而自然彼惟有其實而不訛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供之職修於
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
人畏之其身益佚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
吾用是故嘗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胥之教修身治心以達
其意於政教胥之化曰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

者其誰誠平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睨而射之失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无迹夫射一也而中否異何也所謂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益肆不為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无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者尚未嘗无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使人迂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刑罰者美然論其効必先堯舜由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道化

待制張公真父

舜之時而有庶頑讒訟則不善之至者也舜不誅之而在所教不惟在所教可以聖其為我之賓師焉夫天下英雄之人何嘗无良心善性方其迷而不返誠敗度哉若可惡及其一旦悔悟其於為善必力至於可以為賓師不為過也天下之化有三

善人聞善而自化中人勸沮而可化惡人必有以感悟之而後化自化者不資於人固無以加矣其次化中人不如化惡人中人雖易化其化也亦尤大過人故人非聖人不能化其化也沛然而莫禦向真趨方豪傑之資而用之於道建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功豈庸常之人所能望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之所以或爲楊或爲墨爲名家爲法家爲遊俠爲寇盜者究其罪雖有輕重其爲道之鮮而流於非僻其道一也聖人不患天下有好邪之人而患在我之道不足以合天下之散衆舜三王之盛天下無異端者此也夫人各稟其性凡有是性皆有是病聖人則開而成之然後得爲天下全材而適於用天下各治其道術凡以是得必以是失聖人則合而通之然後不以於一方而適於中不然則天下之人皆棄術矣是天下無一日而無異端也孔子時門人弟子已不勝其數矣非得孔子調而一之會而通之則子貢之辯必以縱橫名子路之勇必以游俠名

爭氣之聚歛必以桑羊斂養勿撫遲之農圃必以許行並耕名
師之莊必以清介名柴之愚必以獨行名夫以善而名天下之
所善以惡而名天下之所惡要之事立而名隨之者皆通之
散而德之不全者也游孔門者已不散曰烈女此况夫上無聖
人出人私其見我用其私其與可勝言哉楊子白獨得其道則
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夫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御之者非謂
以智術籠之吾吾之道足以合天下之偏而徂詐之人皆折而
為我所用者也豈異者等力易牙開方在管仲之時則治管仲之
云則乱洪恭石頭在宣帝之時則為用在元帝之時則為逆對
德彝裴矩在有則為佐在唐太宗之朝則為忠人豈有不善哉
道合之雖小人可以為君子道不能合之雖君子亦或為小人
然則合天下之智力而以道御之真人尹之極摯也秦皇劉雄
俊賈公殺名士英雄可盡殺平曹公雖言以道御智力其不以
道知之則惑之美

教以防其失論

淨德先生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為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遂物於外而心術喪於內不知所以操治防制之道故也夫操治防制之道者聖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於中和也昔舜之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告之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釋者曰正直而溫和寬洪而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國之論其義凡曰養心治性之說白於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徇愛而少獨善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礼人皆有也礼之失則異懦而无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動而好詭誠慤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隘而情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嚴；則不溫寬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柔好剛者必失之虐務簡者必失之傲此人性之大敝發而不中其節也

宜有以操治防制之而復於中和矣聖人嗟天理之易滅而謂人欲之可禦也於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生於人心之和而發於聲文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於中和也夫生於人心之和而用之以教化於人以養其善心而復於中和則其感必速其藏必深是以正聲一發而順氣旁應悖邪而僻之態不奪於外恬愉粹靜之本油然有得於內矣吾見其直而溫柔寬而莊重剛簡而不爲唐突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禮之則莫不知謹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者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况夫舜之韶虞之職而國之子弟烏有不率其性以歸於中和者孰二曲而下其教存於終者則周官以中和旌庸孝友之德教國子其道一本於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四

論著

治道三禮樂

請復鄉飲禮論

富春先生

孝悌立而人倫厚教化行而邦本固古先哲王知宇宙之廣不可家督而戶勸也故率之以仁義知億兆之衆不可誨而口授也故示之以禮樂仁義禮樂不可斯須而知也故爲之節文制度聳動其耳目節文制度不可漣博而達也故因之親黨宴樂決洽其肺腑蓋鄉飲酒之禮由是而行於天下欲其覩尊卑之叙而孝慈其父子見長幼之節而友恭其兄弟見賓主之儀而肅其宗族鄉里自鄉而率邑自邑而率都自都而率國而達四海薰然而大和魏然而至治因此術也宗周既弱百吏凌夷戰國驕兵姑暮農戰士秦酷法盡燔詩書禮壞樂崩鄉飲隨廢率下民無措手足揭遜不見所自惟法今聲詩不聞所自惟

金誠由是風益薄俗益弊獄益繁禁益犯奸益熾窺窬益多
執事者不思潛其源端其本復古興教示以其睦惟曰今古有
異流淳不同愈甚其政愈峻其法以是大盜作兆人擾寡弒相繼
覆亡不暇其所從來者漸矣革暴正統自漢洎唐漢以雜霸而不
行唐以因循而未復宜乎慙德於三代也向使民既乂時既平思
治道之根本勸孝悌若急征賦招前王之闕遺行教化若事閏
拓豈有遺恨乎今國家修廢禮隆古道郊丘之祀正矣藉田之
耕躬矣太學之教斯矣東觀之書備矣惟此墜典未之聞行若
日既富而後教之則天下已富矣若曰百年已後勝殘去殺則
兵銷已久矣誠宜亟命禮官舉故事頒下郡國行之鄉黨則魏
魏之盛自可駟唐駕漢抗衡乎三代矣昧者或引至帛鐘鼓云
乎爲難則將對曰鄉飲酒禮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彼以示君子
此以化中人已降非爾所及也

辨郊論上

右丞胡公

智小而習近雷同乎因循之說而不知經常之所在苟務爲言以書於冊而曰古之人常爲吾書之所說者使學者牽制於其甲之論而不求於至當之理以遂疑古之人曰是其所爲者真若是是亦惑矣昔者孔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喪矣而或者不信孔子之言而謂成王以周公爲有勤勞於天下命魯公以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而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斯礼也天下之理也嗚呼不務明天下之大分正天下之大義以遂疑古人牽合傳會強解夫子之言以成就其私說是則漢儒之罪也周公制禮作樂自天子達於庶人禮服冠冕車輿宮室婚姻喪祭織悉委曲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以就其自然之勢而成王親與周公相率而行之周旋揖遜於其間而天下無肯友狡猾之民以成犯上之獄周公既死成王猶自立以君天下典禮法度皆在也成王安而行之以至于無事而稱大治之時人到于今歌頌而

不絕是豈不賢而能之哉成王賢耶豈顧廢典禮滅法度叛周公之所爲以僥倖於魯國遠區區姑息之說啟逆亂之原乎人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亂非聖人者出而講治之則其類也豈不殆哉於是爲之立君臣等上下明大分以定其志爲節文以行其禮故天下偃然相固以爲安相接以爲歡大分謂之經節文謂之制行經與制謂之君推經與制謂之道變經則亡變制則亂亂士相屬天下不轉爲東亦希矣故天子坐於其上諸侯奔走於其下諸侯坐於其上而大夫奔走於國南面之勢略同矣凡所以養自養矣養躋之貞而不少興焉則是釋獸於山而縱禽於藪矣其爲勢也豈不決驟放逸而不可復制者哉故爲天子者曰我君也而若臣我矣我且出令焉若行吾令謂之臣我且制作焉若守吾制謂之臣我且立法焉若從吾法謂之臣違令者爲犯變制者爲僭逆法者爲叛犯者吾其罰僭者吾其殺叛者吾其滅指揮號令以告天下而諸侯大夫卿士庶人

莫不秩秩然欽衽拱手而畏服之夫以一人之身坐於其上而
千萬人欽衽拱手畏服於其下豈人人識其有德而可貴哉
大分素明節文素定而其勢不得不然也成王雖賢猶君也周
公雖聖人猶臣也周公未死也成王封之於魯曰若世世為周
室輔又封太公於齊曰若世世為周室輔齊魯之封一也其於
周公歎異數焉周公死矣成王追而念之曰忠於王室莫如公
勤勞於天下莫如公有功於孺子莫如公我其思之尔我其富
之尔我其振撫其孤而恤之尔若天子礼樂祭祀庸人猶知其
不可與孰謂成王與之哉

辨亦論中

右丞胡公

孔子於襄亂之中其言前世天子諸侯賢人哲士成功立德治
亂安危可否之迹可謂詳矣其於平賈事業可疑之際興群弟
子問難對答判然明白以著於後世而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礼
樂則無據焉豈是孔子諱之所云所以為孔子孔子平陵

魯國衣冠區區之間而莫非堯舜以來數百年之事事是則謂之是事非則謂之非莫非在彼孔子何与其私哉聞古之人曰堯曰舜曰禹而孔子論之於堯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堯唯夫唯大唯堯則之於舜禹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又曰抑盡美矣又盡善也禹吾無間然矣於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於武王曰武尽美矣未盡善也聖人之道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心推之不與千古挽之不違子今適異時子異事行異言存異迹於是不如日月正焉誰能掩而增其明掩而增其晦邪漢儒以是厚訛於成王吾不得孔子之言而信之烏得厚成王之過也哉古之聖人以天下之勢莫能相長而必有以長者故天子長天下諸侯長一國長者地大長者地小殺而離之綱而維之聾聳強挫銖而天下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委順柔伏而歸命於上雖有撫強驕弱之民而無所逞其欲故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平

里不足以制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
典籍王制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所云亦
若是虞夏商周不变也周官職方之制曰上公之地封疆方五百
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由伯
子男以次而差降之則諸男之地猶得方乎百里三禮雜出於
漢儒其所去者承戾訛譏無足考正不得孟子之言而據之吾
何以識其不然而使之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地
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漢儒以謂成王封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據
其實不然周之喪也諸侯之盈者委弱大者并小升土廣地而
自爲城固亞武王周公之典籍為害已也而皆忘之孟子曰今
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焉漢儒雜採襄周土地之
數以厚訛於成王而不顧天下諸侯方千里者猶九國焉豈九
國者亦皆成王之賜歟以九國為非成王之賜耶則魯之七百

里也烏足謂多哉魯於是時比諸侯為最弱不至乎千里亦勢然也至地之數猶若此則魯之郊禘其又可以信漢儒之言耶朱人有以千金均十子者曰与而百金若資以為生此父百年而沒也其子有乘時轉徙發貲鬻財而至万金者有拱手坐耗而短褐不被其身者越人一旦而視之曰而翕奚不均哉均是子也而若獨万金何邪是之謂據今而尤古不端本而齊之未若者也

辨郊論下

右丞胡公

曾晳郊禘非成王之賜耶是耶非耶後世烏得而行耶吾以為閔公始禘之也僖公始郊之也何以知其然耶前平閔僖子有六君焉求于郊禘並有也後乎閔僖子有六君焉求于郊禘並有也後乎閔僖子有六君焉或禘或郊有時而見乎經見乎經者吾得以考而知之不見乎經者非吾可得而知之也閔二年而晉禘于莊公前乎此而曾晳未嘗禘也晉是以知閔公之始禘也僖子之始禘也僖子三年而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前乎此而晳未嘗郊也吾是以

知僖公之始郊也然則郊禘天下之禮也非自下之可用閔僖
魯國之君以諸侯爲最弱非成王命之以祀周公孰敢遽然自
僭以抗天子之禮而獨立於諸侯之間哉蓋周之喪而諸侯僭
乱也其勢若决疽潰壞瓦裂而不可禁其始喪也天子孤
弱而不能以自專陪臣執國命而與聞天子之政矣孔子曰季
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子以季氏之庭而用
八佾之舞當是之時循焉而不爲怪則閔公之用禘僖公之用
郊又向足以駁時人之耳目而不能獨立於諸侯之間哉首而
加革冠足而踐乎復覆脣以衣圍下以裳舉世之人誰不知其
如此耶有人於此藉足以冠冒者以屋簷倒衣裳而出者則人
皆指目而笑之甚則傳言相讐以爲人妖而物怪者世固有入
若是而人不以妖且怪者蓋出之爲此者多耳目習以爲常而
不足怪也予讀詩之魯頌抑又知僖公之始郊而成王未之賜
也王道之於天下天下之人樂欣欣然而喜曰非吾君也其孰

肩使考至乎此其安也喜則歌歎之所以爲頌也王道之不行於天下天下之人與歎而怨曰非吾君也其何使我至于此甚盡也怨則刺刺之所以爲頌也彼將頌我耶非有求於彼而彼固頌我也彼將刺我耶我日禁而止之固不能弭入之刺我也是王政不行而諸侯無風者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也魯諸侯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作爲頌則魯公之志亦可知矣豈其頌者乃成王之賜者耶閔宮之頌述成王之言曰王曰叔父俾侯于魯大啓尔宇爲周室輔至其諭郊祀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旣乘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辟牲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有福汝秋而載嘗夏而禘衡白牡馬內犧尊特將毛色裁羹燔豆大旁方舞洋洋孝孫有慶拿以是益知僖公始郊而成王末之賜也蓋者自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爲者也禘郊之祭人臣所不可用者也以人臣所不可用之礼樂以報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夫猶

不可哉謂周公之功爲人臣所不能耶則非勉人之道也後世
卒氣成王周公之時歛有斯時也其卒無能爲周公之所爲者
歛有能爲周公之所爲者歛其卒以天子之禮樂錫之歛功如
周公德如周公繼出之子孫復如周公其不驕而吝也斯可矣
不幸有周公之功而德不足以自將者無乃以是啓僭亂之心
歛萬大夫有老而託其子於家臣比其沒世家自卒相其子以
至於壯大而不墮其家聲其子以家自之有功於我也奚不事
以葬貌報之以財賄烏用葬而僭大夫之禮也歛古之人之於
禮也既已爲之等殺明白上下而使之不相瀆亂矣猶於可嫌
之際復表而出之懼其不嫌而至于亂故叔不服嫂所以教民
遠嫌也又况君臣之際有可嫌者人復推而言之歛

明堂原論

學士孫公巨源

古之言明堂者一而已矣不曰布政之宮乎不曰聽朝之堂乎
不曰廟諸侯之地乎不曰饗上帝之所乎不曰祀文王之廟乎愚

謂明堂有五而設之方有三焉國中之明堂一方岳之明堂
四是方五也國中方岳設之多異是有三也國中明堂則羲上
帝之所祀文王之廟若布政聽朔朝諸侯有時而爲之者也方
岳明堂則布政之宮也諸侯之地祭一方上帝之所也若聽朔
祀文王則非所宜者也何謂國中之明堂則見乎孝經者也經
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右
稷文王之功之德皆配天者也豈可郊者也后稷郊矣文王可
復郊乎后稷配天矣文王可復配天乎故祀文明堂所以避后
稷也配之五帝所以避配天也五帝者五行之尊神也所以佐
天地生而成者也帝者神之尊稱而已不必乎上天之神而後
謂之帝也祭天於郊可也祭五帝復於郊可乎不可也故明堂
而祭焉郊者以天而設也配而祭者必后稷也明堂者以五帝
而設也配而祭者必文王也周公之前明堂者止乎祭五帝而
已及周公居攝避周之朝廷而弗敢處於是乎即明堂而布政

焉朝諸侯焉思文王不可以配郊於是乎助明堂而崇祀焉配五帝焉後儒不採其本有曰布政者有曰聽朔者有曰朝諸侯者有曰饗上帝者有曰祀文王者混淪無別莫之能究愚故曰國中之明堂饗上帝之所也文王之廟也若布政聽朔朝諸侯則有時而爲之者也何謂方岳之明堂則見乎孟子者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吾欲毀明堂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周家泰山之明堂在齊者也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至乎方岳之下而息焉非有宮有室則何以合諸侯乎何以頒政令乎何以告祭一方之神乎何以安万乘之衆乎故四岳之下皆有明堂合諸侯於是頒政令於是祭一方之神於是安万乘之衆於是舉一隅則衡也常也華也可得而知矣禹故曰方岳明堂則布政之宮廟諸侯之地也祭一方上帝之所也若聽朔祀文王則非所宜者

明堂原下

同前

或曰然則國中明堂非所以布政乎非所以聽朝乎非所以朝諸侯乎果如子論柰先儒之說何對曰古之天子有外朝有中朝有內朝有無朝有宗廟布政可也聽朝可也朝諸侯可也安在乎遠適明堂也先儒謂明堂在國之陽十里之內三里之外則亦遠矣以方乘之尊而且日暮暮往來奔走乎七里之堂則方機之繁何以周乎一人之身無乃勞乎先儒又以謂明堂聽朝月月而移一室焉此又迂僻不經無足援據者也是說呂令失之也呂令言明堂五方五廟愚有取焉言天子月月而移一室愚无耶焉或曰孝經之文止乎上帝先儒謂上帝天也天亦上帝也異文而已耳今子謂之五帝何也對曰天至尊也至質也郊而祭可也廟而祭不可也是以知明堂之祭非天也五帝也或曰經言上帝而子五之何所明而五之也對曰既非天帝則必五方之帝也以呂令言之則有青陽焉有明堂焉有大室焉有緼章焉有元堂焉豈非五方五帝而五室乎或曰文王一

神配五帝何也對曰祭祀之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配者主也蓋五帝如賓文王如主耳一神而配五不可乎或曰先儒謂古者巡狩至于方岳之下為明壇以祭天一方諸侯於是乎見之安俟明堂而可乎對曰壇以祭天可也諸侯因而從祭可也堂所謂祭一方之帝也所以合諸侯也所以頒政令也由是言之則壇壝緊外堂設於內堂而壇分焉而立之者也愚以孟子之書疑之不疑以人情度之亦不疑合二不疑為書以示于後庶乎其可也或曰先儒之說未有一言如子者何也曰先儒之言也俄而之經也俄而之雜也愚之說一乎經而已矣孟子經之以也苟孟子弗之信而亦難信寧華平漢而下唐而上不知其幾掌也不知其幾說也昧昧乎日月之有光而昏昧蔽之也今而後廓然也後之王者得愚說而從之庶幾其無惑也

或曰封禪者何礼也曷為後世紛言之者多而行者不絕乎
對曰封禪者巡狩之一端耳或曰封禪封禪也巡狩巡狩也先
儒未嘗合而行之子謂一端可乎對曰古者天子莫不有巡狩
焉巡狩者巡所守也天子為上帝守其天下諸侯為天子守其
土守土之君有賢者有愚者有治者有亂者天子不能徧知故
五載而一巡之黜一愚而亂者天黜之也奉天之罰也外一賢
而治者天外之也行天之賞也奉天之賞行天之罰安可弗告
之天子斯已告於天安可弗告之地乎故東之賞罰即東山而
告焉西之賞罰即西山而告焉南之賞罰即南山而告焉北之
賞罰即北山而告焉中之賞罰即中山而告焉告天必祭祭天
必壇所謂封者壇之謂也蓋封土而為壇也告地必祭祭地必
墮所謂墮者墮之謂也蓋除地而為墮也天高故壇而祭之稱
其高也地卑故墮而祭之因其卑也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禪之名蓋出乎此而亂之者也是以謂之

一端也或曰管夷吾自古受命之君莫不封禪而夷吾所記十
有二家然多以泰山封梁甫禪者何也對曰古者巡狩自東方
始四岳之尊莫過乎泰山者四時之巡莫盛乎東方者則必祭
天地安得不舉東而言舉平東則三禪可以類而曉也後之儒
者弗達其禮而巡狩封禪離而爲二以失其真至於秦之瀆漢
之後所弗忍聞也矣

封禪原下

同別

或曰然則封禪可爲歟對曰因巡狩而爲之經也捨巡狩而爲
之非經出經可爲也非經不可爲也或曰先儒謂王者受命致
治平之功必封禪以告平夫地然後刻乎右紀乎孰蓋一王之
盛禮也如子之說有巡狩遂無封禪也然則治平之功安所告
對曰果謂治平之功必告乎天地則圓丘方澤皆可告也烏在
乎遠之泰山也舉謂王者之號必刻而紀則澤被乎生民功參
乎天地於時有詠歌於後有冊書鏗乎若金石之音謳乎若日

月之先舟車并至聲教所達者可刻也皆可紀也烏在乎一泰山而已也或曰然則諸儒之言何其盛歟曰諸儒之言皆夷吾惑之也使封禪而自爲一禮如此之盛則六經中曷無一言及之乎然則言五載巡狩而不言封禪者書也言巡狩時遇而不言封禪者詩也言十有二歲王巡狩而不言封禪者周官也言巡狩升中而不言封禪者戴記也噫封禪之說失自管夷吾始也迷其本而大其礼又引符瑞以神之使萬世尊法湯然無赦者同馬相如也爲之書以實之且曰每世之降則封禪答焉者太史遷也六經本無封禪而訓傳之際蔓延其說使諸儒弘波討瀾日漫而廣者鄭康成也止譏其費而不究其本使後之君子猶以封禪自爲一禮者文中子也嗟乎遷康成博儒也文中子大賢也猶論誤若足况俗陋者乎

封禪論

浮休居士

禮有失有得惟其設於人之所欲者故雖曰非先王之禮

出豈決能信而不爲邪此所以雖智辯有方者難破而矜大好
名者樂行也天子不巡狩而有封禪諸侯不述職而有郡守夫
巡狩者天子豈不欲行之邪顧三代而下勢不可行之弱惟是
封禪之說以謂王者功成治具視天下之不平盛美之如此舉
先王之盛典將無可堪與而形象之者故爲是封禪之說大略
以謂太平之至王者不敢已有而將推德于夫也然爲是推德
于天之說適所以有已也故爲國家者去俾爾太平爲是封禪
之禮而推德于天人君之所欲歟後世夸大好名者深慕而樂
行之也王通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後心
乎此王通所以見過古人漢之諸儒皆不及也古者天子五載
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故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崇
禪望秩于山川見東方之諸侯敕奏以言明義以車服以備
故以其巡狩而至于方岳之下少因行告至之礼而祀天祭神
以其諸侯之來朝也因賓有功而黜不職者故孟子亦曰天子

隨諸侯矣曰巡行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職者述所職也迨夫晚周之衰諸侯峙立而君臣道絕歷春秋至秦之初數百年間天下分合無定至始皇復統而爲一於是罷侯置守然視天下以爲翕然歸已也將無以稱其德逞其志又當時之博士諸儒一說不合則異矣人誅已出遂設曰二至于黃帝禹成王七十二君皆膺封泰正禪梁甫彼始皇既抑天下翕然歸已之勢又上得与黃帝禹成王所謂七十二君者同德而列于無窮不朽之地其心宜如何哉故自秦而下代有酈營者皆所謂樂得其欲者也吁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不可以爲封禪唐太宗旣平突厥年穀登群臣請封太山始頗非之而詔顏師古等不定儀注東幸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韓愈在潮欲求內從遂以封禪說導憲宗夫以太宗之賢韓愈之苟好善猶不能持始終之志然所謂功成不自有与夫阨窮而不憚者其事業固偉哉

述事論

河南先生

宗廟卅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爲允此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槩舉自漢卅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有三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氏而寘廣之古不葬祭秦皇起報墓湖漢因之諸陵皆以晦如元二十四氣三伏初臘上節後漢以正月車駕上原陵會屬獨頭宗遺制無起虛室故後酌稱之曰頭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以我先帝儉德之志自是圈邑寢殿遂絕唐氏陵寢頗循漢制永懷二年制南陵三年之後望上食昭陵依觀陵故事唯景龍卅特豐而廟景龍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乾陵朝服進奠莫缺朝享李月并英忌日遣使諸陵起居勅乾陵冬至寒食外使忌日遣使諸陵起居勅乾陵冬至於西都行幸立建太室有三一曰少存其廟特享之日以官廟一日建主而不祭皇興時烈則就享三日方廟座主寫或家寺貢齊東野語之主以往講不皮而葬今舉漢唐之例述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思之意廣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乎配天盛乎禘祫致

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慎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
於園寢委時享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与夫周頌所
稱不其異哉

名分論

浮休居士

君自上下是謂名分究而言之易所謂天尊地卑天地設位自
然之躰也名者依德而生其在人若實若虛分者隨量而給其
在人若有若無不可多取不可篤好與禍福相倚伏如有物陰
爲之主宰者然猶古聖賢能參而觀之後世之君子鮮能備也
求福則遭辱求益則遭擊聖人自卑故人尊之衆人自尊故人
卑之苟欲趣而受之罕有不蹶者矣是以聖人尤戒之有心哉
願萬物皆備於我欲掩前人之功建來者法俾制作法度皆自
我給則仲尼之文章可知也猶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周公之制作可知也而孔子猶欲從先進由是知有國家
者與其好大孰若不矜與其多事孰若保常不矜之名常榮保

常之分常安

正名論上

泰山先生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爲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繼而不絕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侯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以塞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蒯聵父子爭立以亂於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案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出奔宋者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靈公既死蒯聵爲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子後以亂于衛夫蒯聵

者靈公之子也。輒者蒯瞶之子也。輒既立則蒯瞶無以立矣。蒯瞶無以立則必反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瞶出奔宋。納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起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爲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瞶者獨無惡乎？白蒯瞶則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爲篡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篡辭也。孰謂蒯瞶獨無惡哉？然則蒯瞶之篡國。拒之拒父。皆靈公爲之也。皆靈公爲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爲正百事之名者。失之遠矣。

正名論下

同前

春秋既正，蒯瞶弔子之名而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傳之俱無一言解經。稱世子之義夫傳所以解經也。傳而不解，安用傳爲推。江貽少江穀，桀白齊景公廢。壯子壯子還國，書賈寡若靈。公廢蒯瞶立，則蒯瞶不得復稱。曩昔之壮子也，補蒯瞶爲壮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不猶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以失矣。經云：納衛壮子。鄭子忽復歸于鄭，稱壮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偶。謂蒯瞶弔壮子之義，傳既失之，然亦未爲得也。丘蒯瞶有殺母之罪，當絕。當絕則不得爲嗣，故經稱納。弔壮子者，篡辭也。此則蒯瞶還亦書篡，非獨齐壮子還而書篡也。然蒯瞶猶稱襄。曰：壮子者，乃孔子正其名而書之。尔非爲靈公不命，輒審而書之也。熙安得謂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哉？又忽稱壮子者，與蒯瞶異矣。觀鄭忽之出奔也，非得罪而見逐也。蓋以莊公既卒，鄭忽當嗣爲宋人執祭仲以立，实篡而失國也。况乎突之篡忽者，况弟也。輒之拒蒯瞶者，父子也。是故忽之出奔。

也書曰鄭忽出奔衛去母子者譏不能制其弟突以失國也及
平還也書曰鄭世子忽復歸子鄭世子者善其能反正于鄭也
君崩曠則不然崩曠之出奔也書曰崩世子崩曠子臧出奔與
納俱程子者明崩曠正嫡當嗣轉不得拒也由是言之則熙
安得引鄭世子忽以解崩曠程子之義哉則知此之說者不能
辨傳嗣立嫡之道者由三傳失之於前說者惑之於後也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五

論著

治道四禮樂

禮論一

宛丘先生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賤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賤之義廢則湯而不嚴知貴賤而親親之仁云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礼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礼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礼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外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上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不

敢酬介則主人之禮已畢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爲衆人之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与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無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人主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無孔節文仁義而裁之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士二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熟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

有奉公承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
眾出令爲主美齊眾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
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
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礼
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
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
有事于顙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
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事天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
其易故其心佚而不苦其神安而不懼矣諸侯之射以羣首爲
節羣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饗不敢失
時者也故其射躬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
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繁爲節而主於脩法度士以采繁爲
節而主於不失職夫猶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
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

篇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
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
此其諸侯所以先無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宛丘先生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
說以謂禘者祭之名而遵宜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
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也何也無乃起於貴
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雋歟器用之無制歟衣食之無別歟賢
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
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
賢不肖之叙盖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玉公大人而下達於里
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
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
社之義禘掌之禮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

丘而達于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宗廟之祭自禘祫而
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祫故舉郊社禘祫則小者兼
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帝也有君臣之
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饗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而爲之官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燭一獻
孰因地以爲之丘陶匏以象其性元酒以饗太廟以載大裘以
服此誠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饗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
見故時至然後曾非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献俯仰進退於
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襲簡而不敢瀆此饗帝之
所以疑於略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
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表於悅而
潔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友疑於重矣蓋尊尊之
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尊故饗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
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授事

以官尸之餘君為卿大夫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
而後燔胸翟閭無不盡燔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
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士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
時以事死如事生事死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圭末
後也而從之於夫人僉而饗子率其群臣以樂皇戶而不嫌於
卑善其始也齊戒謹絜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
也尚刀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
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見于郊廟之用犧象也鼎生用
山也鑾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
者在下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于廷而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
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祝
廟自天子至于士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器之不法不敢
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而擇吉良容射
中其礼其節宜矣樂而中多者乃得之於祭而不若者不与焉矣

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本有待以見于外射者
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
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
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礼藏於器不知礼不
足与言首不知器猶足与言礼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礼明
乎器達乎礼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君未之間也故古之君
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
已矣

禮論三

宛丘先生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尊
其說何也善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
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
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頌焉故曰古
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而秋者万物之既成而

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晉而後行焉故曰於當
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補晉
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
以重歎然則春之杓也冬之蒸也而政不与焉何也蓋春者物
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万物始生則
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
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著物盛而厥民因
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歛而成之者既收塞向墐户而
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
用而氏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內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
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禁未
行刑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犯其謹之如此此所謂警事
之筭也夫物之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
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顧於始成故禘也嘗也万物盡多

之際也万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齊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有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約也而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礼不備故也礼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謂無物可得而不敢近於嗇是亦誠之盡而已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約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謹而不敢易之於嘗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

恰悉諸侯嘗恰蒸恰何也夫恰喪畢之祭也而杓禘蒸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恰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恰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宛丘先生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乎國之孝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礼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孝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寧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賓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孝也其事止於孝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孝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賈

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眾於有虞
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孝於東序者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
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甚事為衆故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
習礼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孝莫遠
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為最近
故習礼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
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
宗東序之事然獨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于一尊
此不云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孝有常位也其
習有常事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
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礼九曰書所謂學手者小孝正主之而大
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
之至于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盖舞羽近於孝
于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与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

知李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李者李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于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礼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弦均爲嚴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於器人嚴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万物數窮形斂而躬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礼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礼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十有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

正曰大胥曰胥曰執札者曰典札者曰籥師曰籥師永所謂太
傅少傳焉夫師与保四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
繫卒不以教卒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
傳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翰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
諸據你也則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三者其職已勞矣其
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
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於大
司成者遠近皆云席可以問則大司成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
樂正者舞工戚語歌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之教
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礼
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
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手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為
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
樂而已所謂執札者典書署籥籥師与其承其職雖不備見然考

其事則皆拱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孝之常職也所謂其
礼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孝而釋奠於先聖先師一也春
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孝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
老子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
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孝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
天子視學而親發示尊也釋奠於先夫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
而後養老始立學既興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
後行礼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諭說為未
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礼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孝之道也

礼以養人為本論

東坡先生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蕙之主博孝多識之
目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礼廢樂墜則相与咨嗟發憤而卒於無
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孝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
甚也夫礼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

所安而有節者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
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无定論也其是以爲定論
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礼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礼者聖人之
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奉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
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
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李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
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
過也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自篤父子形孝弟而
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
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自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
者猶在也今使礼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
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
悼礼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礼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礼樂

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况舉以為樂非憂襄
而新昔代作樂謝卑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札獨何難歟夫法
者末也又加以條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札者本也又加以
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
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政而
納新地行之甚易其過也尤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樂毒若
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焉乎三者得斯該而
通之礼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穎濱先生

君子之為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大小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
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令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
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尤聖人入善終不可得而達也
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礼日以淪廢至於漢貞賢
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礼之足以為治也然皆狃生相視而莫

敢措非以礼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
之間劉向上書以爲礼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
刑罰之過或至於殺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箑削則削是敢
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
世而不不出於聖人敢妄後世之刑而不敢妄先王之礼是亦畏
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礼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不可至於憚之而
不敢邪今夫冠礼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礼所以養人
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礼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葬礼所以
養人之終而塞其悲也祭礼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
賓客之礼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礼所以養人之本而
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也今皆廢而不
立是以天下之人惶惶無所折衷其所以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礼私意既行故天下之興起奢者極其甚者

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飢寒作飢寒
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
日開倉廩發舟車以贍百姓猶不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
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庶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
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禮義論上

賢節先生

天下之治無往道貴適時濟民之急也歷世所利於濟民者五
端其本平何則禮運之爲獨明禮義之旨因充其與從而爲之
咸夫仁主於施義主於斷札形於財施尚平博而患平小則廣
其化也斷取其宜而防其不宜則立之法也財貴別而患其肩則
束以制也是則基止乎仁而朴義爲之用焉古之明王能厚貞
本者未有捨其用而措之茲所以爲治之要也大凡天地默然
二氣涵育動植故月月臨照星宿運移風雨動潤春雷冬養溫
周平故歲豐饒而恭穀動植忘凶天則萬物之患誠化之至矣然陽

不獨運其化設套以成之故雷建之震發雪霜之肅殺秋冬之
氣藏寒暑之推移而歲功成矣其於覆載之間小大之無能而
遂其終焉有而遠於無焉天地仁義之理備矣且仁之所行有
所本也其禮之行則將本於盡太一之初混然全其質也天地
既判尊卑與其脉也布列於鬼神而高下大小之類各得其分
矣聖人觀天地之變極其理而以溥其用故仁廣其愛而物遂
其化天地同其和矣動以制之斷然示天下之義天地同其宜
矣審法立制壹齊乎夫下之禮域以定分而哩安其脉天地同
其節矣然則父子昆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之紀衣服飲
食之利害怒哀樂之感茲人道之至也夫三者之用皆所以養
而始終之然後適諸皇極然而四海之衆繁自夥非恣已欲而
行事則慮其不達也故親於親子於子非獨己也天下之謂矣
貨不患於畜而患不濟於人力不患其施而患不出其身舉是
一二推之千萬而行則斯達矣故曰尚子博而惠其若是以人

道之立也貴親乎仁矣然衆得其施下得其惠不可使縱欲遂好而無所止故成之以宜也使之和而別於恭愛而著於畏暴天凌蔑之患去矣苟欲者縱而不返貪者求而不止狎亂頽溺者極而不率則廣斷之用而刑以威之然後宜得其所謂宜也故曰防其不宜則立法焉是以人道之立也在須平義矣前所云人道之至者統平十義七情言之茲惟人之稟乎治得其順之所興治失其序亂之所基也聖人以是徇天性因其理法天此爲君目以主而治之亟其疎密隆殺之辭信孝悌忠信之本篤乎內等降防約之礼節乎外是故飲食有小大之度居處有高下之別爵禄授而不僭賦歛取而不過朝會尊而不傲宴饗親而不褻祭祀恭而不懈兵甲威而不虐昏婬貴嗣而棄寢葬埋以經而節哀其爲教則斯至矣故曰財貴別而恩其同則束以制焉以是人道之立也相別乎礼矣故始於仁而義處以行焉發於義而礼隆以成焉是皆相須其述而義之用濟民之

急者是以聖人獨言而切著之也然三者故曰貴適時濟民之急也

禮義論下

賢節先生

夫適時之用所以異者有教化方變之殊而超乎一致矣當堯舜之時大道之行於天下為公厥民之性淳朴而質得其施而自足爭利欲之心不萌矣是之謂大同然孔子言堯舜其猶病諸者非謂至聖之性淳民之時而不能行蓋以堯後世之变民欲之繁行施之道鮮矣亦以激後之人君勸力而為也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或得之厚或行之薄是為治之難矣故孟子曰堯舜性之三王身之目聖人之性一也豈有異乎蓋時與民之殊也二帝之世民性漸漓故躬親而行尚有厚薄之異也然性之既泊欲之既繁是以節民欲而急時用者莫若礼焉礼之為教則於家於國豈斯須而忘哉是謂辨別於外而有所勘矣故曰礼義以為紀誠急於用也夫形於用非為之制度孰將

節於外哉是以三代之際或捐或益皆以歐民欲而防其侈也
民欲愈縱則廣斷之用隆刑之為以剔其彊梗貪縱者因刑而
後革則以政而正焉洎周室襄禮失刑監政亡不復上亂其紀
下絕其紐君臣僭偪無所別焉以至平滅天常亂天倫咸有焉
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國事之善惡家治之得失聖師
則從禮經而褒貶之誠謂禮節於外尚不能遵而行況語之仁
乎下及後世雖更革不一惟漢與唐有濟民牧時之治隨世上
下而更為制度也然而或損或益破儀無所定朝興而夕革之
者衆矣孰可復礼之本義孰可詰仁之道哉或曰子之謂礼本
不可復是教人多誣乎仁道不可復是教君不施乎答曰礼本
之所復在乎飲食約而不豐居處儉而不隆賓與節其所以貴
則思斂民之難嘉吉凶其所用則思取民之不易至於釋老之
宮足以損其華民庶之居足以去其僭為之以防使嚴而不踰為
之法使威而不犯則庶無僭過其制中而自守也民無得失猶

其法和而自安也和順之理得不格哉其本可漸而致矣本既可致則和聲無所不與然而道和聲以一天下者故樂從而興也豈不可復哉仁道可以復者雖大道之世尚今齊異矣亦在乎薄租賦乎邦稅均力役省賞罰設兵備無使患至而闢民禁異貨無使貴重而加賦異貨禁則民奢息而羨財賦斂於薄則費用足而家給斯亦興仁之漸也非所謂一惠一宥之謂矣其道亦可因而致也故曰仁至乎施無節於外為功也遠矣礼三乎孰有制於外為功也遠矣君人者能謹而行諸則斯得焉

雅樂論

賢良侯公

臣聞天下之事固有古以為急而後出以為迂者雅樂之謂也古之治天下者礼樂二事而已故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古人以为治盖未嘗去礼樂於斯須也自秦至于五代歷年數字豈特斯須而已哉然未聞用樂以興治而漢唐之盛亦稱太平此其故何邪臣嘗追述其事以為漢唐極亂之

後如後元中元正觀開元之際其民皆有礼樂第當時不能一
新制作而形容之尔夫民平居乎其私苟有可喜之事其容貌
必悅其笑言必和雖使順風大呼其呼愈疾其聲愈洪潤而無
陵暴之氣則是無故彼其心有可喜之事然也今秦隋之君皆
踞民而寘之於炉火之上天生聖人爲天下請贖民命去其炉
火而納之清廸之域無橫徭以奪其農無橫賦以傷其生衣食
滋盛子孫蕃息是皆可喜之事也于斯之時中國之民皆有恭
順喜悅之心則其聲之和樂不待言而著矣夫惟其心之恭順
是制礼之本也夫惟其声之和樂是作乐之本也者因其本而
成一代之制作顧不美哉惜乎賈誼有制作之心而文帝不能
用太宗有制作之心而房魏不能贊羊祐所謂天下不如意當
十居七八豈謂是邪由此觀之漢唐之盛皆有礼樂之本第不
能形容之尔此其所以治也臣伏覩自漢以來庶世皆有歌舞
以昭功德大率增損其舊聲而易其辭意綴兆尔雖漢之四

時唐之九力七德皆未有大過人者也唯梁武寶鐘石之件既
然詔訪百寮而皆不知所以制作之法帝自立曰器名之為通
以來十二律之聲而皆得之無差違至于鄭周而王朴以秬黍
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因其律之數而十之以爲設柱之度此者
皆卓偉之功也臣嘗嘉焉而又惜之蓋梁周之際政衰壞狹雖
有作樂之人而無音樂之時宜其惜也梁通周准其注皆可為
用第不知其累黍之有是非尔梁之通固亡矣不可得而見也
朴之准今也猶存於太常譜其聲有高下則其妙在尺不在準
因其法而更黍尺以制之可也或曰隋之鄭譜唐之祖孫皆
能旋宮之法此非卓偉之功乎臣曰譜孝孫固知樂矣然其法
無傳於後流之通也周之準也其法皆可傳焉此所以為卓偉
之功也伏惟本朝自太祖受命急於制作嘗嘆雅樂聲高近於
哀恩詔廷臣討論其理而和峴取太史銅具創造新尺以黃鍾
之管故王朴之器其聲果下一律迨至道之初太宗以神明之

性增絃於琴阮此誠祖宗留心於移風易俗之深也臣伏見仁宗景祐初因李昭言樂遂詔侍臣訪雅樂制度而又博求朝野矩樂之士凡治金磨石改制八音至景祐中而後成雖曾辰設而卒不施用是言樂室宇道謀之致乎昔杜夔全崇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謂萬鐘清濁任意更相訴白魏武取所鑄鍾雜並目更試然後知虧之精而玉之妄乃罪王焉夫天下之難知者樂也而易見者亦樂也知之存乎性故為難見之存乎器故為易儻各從其說而使之制十二鍾以考視焉既不甚費而其人之精矣可坐見矣方今治安久矣雖漢唐未有若今之盛也百年制作適當其會惟陛下益思所以寬徭薄賦於天下使天下之民聲和氣和乃命賢臣制礼作樂以述成祖宗之美志苟前日之樂是邪因而成之苟非邪宜不釋勞貲而一新乎制作也夫人之情貴因循而尚苟且蓋因循則尤過苟且則無譎故雖通才遠識之人亦不敢毅然有意於削除之間

以是言之梁武非人君則四道不立十二雅不成王朴非摶君之任則律準亦不能以必立也可不鑒哉

樂禁論

賢良侯公

上聞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趨數致滛之謂淫哀樂失節之謂過邪厲怨傷之謂凶情廢不恭之謂慢臣愚以謂自漢而來凡樂聲无有不涉乎四者也今夫禮途之間一人鼓琴焉一人鼓箏焉上而觀者必脅肩側足平鼓箏之地非善乎琴之人也以琴音之淡而箏音之繁會也今之琴非古聲也其嘈然者蓋已流而入於鄭矣而天下之人猶以爲深况太古之樂乎夫淡然以粹者人之性也情感於物而汨其所以淡是故衣而歿夫帛之淡也則金玉錦綉然後適其取食而君夫采肉之淡也則鹽梅菹薺然後適其口居而歿夫宮室之淡也則峻宇彌墻然後適其心聽而歿雅頌之淡也則諷音衝曲然後適其耳是皆情感於物而至乎是也夫樂生於人聲者

也人生而有聲鑒生而有淫正之殊雖堯舜之出其聲不能無淫正也聖人觀之曰正聲將以養天下之和也淫聲將以喪天下之和也淫聲雖若可樂而荒心溺志卒之喪天下之和是天下之鳩毒不可用也正聲雖淡而肅雍雅正足以養天下之和是天下之良藥也當用之以治天下非僻禍亂之病故代羲作此基神農作下謀黃帝作雲門少皞作九淵顓堯作堯章舜韶禹夏湯謹周之武勺皆取天下之正聲而為之也皆所以養天下之和而歸之仁義也聖人能於教民雖有淫聲民將指為鳩毒而不敢近也昔紂為朝歌北鄙靡靡之音于斯之時民已化而入於淫聲矣武王周公能於教民故商受旦誅而淫聲久止天下之人皆知其為鳩毒而不願乎復聞也周襄宋衛齊鄭猶音並作倡優侏儒雜子女孔子傷之曰放鄭聲鄭聲淫疾之之甚也哉夾谷之會戮齊優以發感諸侯之罪李何无文武之時周公之位而不得大施其所欲行自此鄭衛之聲拂

流於天下而不可遏矣前世之君亦有放黜鄭衛者或不能制
爲雅樂以導民或徒禁於民而用於君是以雖欲放黜而不能
救其弊如漢哀席性不好音詔罷樂府官是獨能放之而無所
以放之之具也唐中宗令凡教樂如周官樂淫聲過聲凶聲慢
聲而宮禁之間實用鄭衛是獨禁於民而已宜其皆天下之所
不從也夫天下有道礼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欲禁天下之鄭衛
非天子不能也然必先制雅樂以行於天下而後令之曰凡舊
樂皆罷不得復作作者有誅尚冠昏祭祀宴會酬飲一用新樂
如此則淫聲可放而雅樂可興矣儻欲意於放鄭而不先爲之
制雅猶民冬衣緜縫惻其不足以爲溫而使之勿衣其言是也
然吾無縕袍之賜以及之則民將復取緜縫而衣矣方今雅樂
雖未立於天下而淫聲新穢不可使盛縱於四方以流僻生民
之性近時新聲屢創而伶人日盛于民下戶尚能談笑劇談往
往弃四民之業而入於伶人語輒見賞勸輒得利此仁政之在

賦也夫伶人用之於朝宴是匹夫而熒惑人主也用之於將相
是匹夫而熒惑大臣也用之於州郡是匹夫而熒惑諸侯也用
之於民私是匹夫而熒惑生靈也四者皆孔子之所必誅也而
季者不以爲非中人不以爲惑皆習之然尔臣聞柱正則室正
肘直則掌直欲新叢不作於民間莫如止教坊之制曲歛併人
驛緣於南畝莫如減都城之雜徵乃徐諭天下爲之禁命以示
制樂之漸既不爲苦節而天下將闢然日趨於仁義茲教化之
深益也

禮樂之治

待制張公

先王之世禮樂達於天下何也蓋人主修身正心於一堂之上
內无聲色畋游之嗜以取中和之心外无奇技異能之好以亂
專一之慮根於心者皆仁義道德發於言見於事者皆孝悌忠
信礼樂之本立於聖人者已至矣然後從事於礼樂之文正其
形名發其度數典之有司用之宗廟朝廷礼一行而天下無違

意樂一作而天下無邪心恭隨孝悌行於匹夫匹婦之惠而簪
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此无它也聖人以其礼樂之心而
發之於礼樂之器精神心術與礼乐和同而爲一故寡意於述
亦修而教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故也後世則不然治心養
性之率不發仁義道德之風不振一人之内則爲穀色貨利
之所誘以傷和伐性外則爲謹謟姦佞之所惑以敗政亂羣其
心焉礼樂已判然二物矣舉是物曰底吾所以爲礼矣奏是音
曰此吾所以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以非其誠故見
於鐘鼓玉帛者人亦弇口切齒而死所化此猶象龍不可以致
兩畫餅不可以療飢非礼樂之罪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有礼樂
之文而无其實故也然則礼樂達於天下必君先全礼樂而後可

制作之意

待制張公

聖人作一事皆寓不盡之意孔子入季非專爲弟子也使国人
知有父在則礼然有君在則礼然然則国人皆知父子君臣之

札由出子入孝有以感之也又如郊祀以享上帝宗廟以享
先君非止爲天地宗廟也祭祀之間器用有别衣服有制蓋亦
默寓其尊卑上下之分故曰礼達而分定又曰知補之說治天
下如指諸掌文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礼治國其如指掌乎
然則郊社宗廟之祭又聖人因礼以明分而治國之道實寓于
此也又如蜡祭一事非專爲蜡也其說曰年穀順成八蜡乃通
天因年穀之豐耗而鬼神有祭有不祭則爲百官者有功罪必
加於賞罰也然而蜡祭者至人嘿寓賞善罰惡之意以示人臣
尔故曰制作者皆聖人所以寓其微意也作者之謂聖达者之
謂明誰曰不然又如所服衣裳亦有深意上曰衣下曰裳衣之
可以加於裳君之可以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臣之不可
加於君也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